



# 他们用手机学会了挂号、打车、购物 也曾经输错小数点、刷脸刷两次重复付款 揣着智能手机的老年人： 我还没被社会淘汰，我还年轻



潘水凤和老伴张季雄

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朱银玲 陈健

杭州三墩镇，金禹社区，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活动室里，齐刷刷地坐满了35位老人。

他们一边听课，一边摆弄着各自手中的智能手机。戴着500度老花镜，67岁的邵荣珍坐在第三排，谨慎地在手机上亦步亦趋地操作着，她时不时把眼镜摘下，抬头看看屏幕上的指示。耗时五六分钟，她开心地看见，手机中果然多出一个名为“杭州城市大脑”的APP。

“老师只讲过一遍，我就记住了，感觉自己越老还越聪明了。”邵荣珍笑着说。手中这部手机，用了四年了，她还是第一次自己下载安装APP。

这里，一场“银龄潮课”正在上演。前后两小时，在三位老师的辅导下，这群银发老人如愿开启了他们的“数字生活”。

15公里外的和家园社区，30位老人展开了一场“数字生活擂台赛”。购物、打车、坐公交、找厕所……围绕各种数字生活场景设题，他们在分组比赛中提升着使用智能手机的本领。

迈入老年的他们正试图摆脱“数字鸿沟”的困境，跟上社会的脚步。这其中，也包含着他们复杂的心情。



社区工作人员指导邵阿姨用手机软件



潘阿姨使用手机得心应手

**失落:**不知微信是何物  
**得意:**如今是社区群主力

尽管“触网”已达6年，但在邵荣珍眼里，揣在兜里的那部智能手机，依旧是个复杂且潜在诸多风险的设备。

2013年，为了帮儿子儿媳带孙女，她和老伴从湖州的乡村搬到杭州生活。第二年，她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。她喜欢跳舞，在居住的白马尊邸小区里，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广场舞圈子。不时有一起跳舞的人和邵荣珍说，“我加你个微信吧。”

她愣住了，“一开始不知道微信是啥，后来知道了，可我儿子说那部老年机装不上微信。别人都有微信，可我没有……”

邵荣珍回忆说，当时，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

2016年，儿子为邵荣珍买了部OPPO手机，她才有了自己的微信号。儿子帮她在手机上下载好各式APP，也教会了她怎么在手机上用微信、手写打字、听歌、看视频，却唯独没帮她开通移动支付，“我小学毕业，没什么文化。他担心一旦给我绑定了银行卡，我会上当受骗。”邵荣珍说。

于是，尽管拿着个智能手机，但买菜时，邵荣珍还要满兜找零钱；出去吃饭，别人都手机支付，她还在掏现金，“那种感觉不舒服，觉得自己很落伍。”

于是，她又花了一个月时间研究，明白了微信、支付宝的使用，“现在，出门买东西都不用带现金了。”

手机用得越来越熟练，邵荣珍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也活跃了起来。逢年过节，她和大家在微信群里接力发红包；群里有人遇上困境，她还会成为发起人，号召大家一起捐款帮忙。就连月初社区里开设的那场“银龄潮课”，也是邵荣珍把报

名链接转发进群，带动不少人一起报名参加。

“现在，我在社区的这群姐妹中，还挺有号召力呢！”邵荣珍拍着胸脯说，“觉得自己还没被社会淘汰，好像还年轻着，有价值。”

如今，她觉得自己终于真正地融入了儿子安家落户的这座城市，“晚上，我的手机叮叮咚咚地响，老伴就在一旁说我，‘就知道摆弄手机’。”

邵荣珍能听出74岁的老伴言语里的羡慕，“他嘴上说着不要学，其实心里也想会用。”

不过，邵荣珍还是有“盲区”——

她每周要去一次省中医院，想预约医院挂号，可儿子儿媳出于谨慎考虑，一直说，“去医院挂号是一样的。”

这次，邵荣珍把这个问题带到了“银龄潮课”上。在这里，她自己动手下载安装了“杭州城市大脑”APP，当场学会了在手机上预约挂号。

盲区之二是购物——至今，她仍被挡在网购之外，“他们不太想教我网购，担心我搞不清楚尺寸或者付错款，太麻烦。”

儿子儿媳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——两年前，老人在微信上玩小游戏打发时间，不知不觉购买了100多元的道具；去菜市场买菜，原本是付17.8元，老人不小心打成了178元……对于手机背后所隐藏的那个复杂世界，邵荣珍心生胆怯，“我用手机一直很谨慎，在淘宝上从没点过‘购买’；微信上，别人发来的链接，我也几乎从不敢点开。儿子儿媳一再和我说，网上骗子太多！”

**适应:**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 
**乌龙:**刷脸两次重复付款

和邵荣珍相比，75岁的潘水凤和77岁的老伴张季雄，对于使用智能手机却更得心应手。

西溪里瑾园一幢两室一厅的房间内，从茶几上摆放着的香榧和饼干，到厨房里新鲜的冬笋，再到衣柜里挂着的黑色连衣裙，以及身上穿的加绒裤，都是银发苍苍的两人网购的。

退休前，张季雄在杭州一家家用电器厂进行技术管理，潘水凤则负责行政后勤。

五六年前，喜欢琢磨的张季雄就摸索着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，并教会了老伴潘水凤用智能手机。

手机丰富了他们的退休生活。每天，他们在手机上可能会花费四五小时，“退休后，我们也不需要帮忙带孩子，空闲时间很多。他在手机上听课，拍照P图，写美篇，我玩小游戏，看看新闻或视频，时间过得很快。”潘水凤笑着说，“有时，我们两人玩手机玩得一抬头，都1点了，还没吃午饭。”

他们也享受在手机上购物的便捷，为两个孙女网淘“宝贝”，成了他们表达宠爱的新方式。

“我打字慢，这些购物软件拍个照就能买东西。”潘水凤随手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摆在茶几上的饼干桶，手机淘宝中随即弹出了同款产品。不过，提到“双十一”，潘水凤摇了摇头，“这种时候我们不会去凑热闹，花里胡哨的规则搞不懂。”

尽管手机操作娴熟，老两口平时却大多只在网上买食物，“不太敢买衣服。买来穿上身，总和网上看见的不大一样。我们又不会退货。”——四年前，潘水凤第一次尝试网购，买了一件条纹长袖衬衫，此后却从没穿过，“根本穿不出去。”

在热情拥抱“数字生活”的过程中，潘水凤也闹出过乌龙。她曾与时俱进地开通了刷脸支付功能。可前不久，在手机上购物时，却不知为何连续刷脸两次，导致重复付款。

“感觉手机太灵敏了也不好，还是老老实实地输密码付款安全。”从此，潘水凤又将使用不久的刷脸支付功能默默关闭。

